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 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黃藿

執行期程：自 96 年 8 月 1 日至 97 年 7 月 31 日

日期：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30 日

計畫名稱：「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一、計畫目標

本研讀會成立的目標在於整合各方（不同單位）的學者，藉由經典文獻的研讀、討論，培養成員們豐富的研究文獻基礎，提昇成員們從事相關領域研究工作之學術能力，並開拓成員們的研究視野與廣度。

為達成此一目標，本計劃預定完成的計劃目標如下：

1. 96 學年度預計研讀重要的通識教育經典典籍共計兩本。
2. 預計舉辦通識教育相關之學術研討會共計兩場。
3. 完成「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計劃網站之建置。

二、導讀：

本研讀會每次集會均會針對計劃所選定通識教育理論領域內的重要經典加以研讀、討論，藉以互相了解成員們的研讀心得與見解，並提供成員們更多的研究動機與課題，也磨練成員間的研究功力。每次研讀會均會事先指定一名成員為該次報告者，並指定一名成員為與談人，由主讀人先做好摘要並帶領小組進行導讀，成員們會在報告中或報告後就研讀內容提出問題、質疑、心得與建議。本計劃今年選定之書目為 Harvard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暨 Lewis, Harry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2006. 兩本，導讀內容暨進度如下：

研讀序次	研讀日期 (年月日)	主讀人/ 與談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篇次)
1	96年9月8日 (星期六)	但昭偉/ 林孝信	<i>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i>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Chap 1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 The Problem 2. Growth of the Schools

			<p>3. The Impact of Social Change</p> <p>4. Jeffersonianism and Jacksonianism</p> <p>5. The Search for Unity</p>
2	96年10月13日(星期六)	賴鼎銘/ 朱建民	<p><i>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i>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p> <p>Chap 2 THEORY OF GENERAL EDUCATION</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Heritage and Change 2. Gener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3. Areas of Knowledge 4. Traits of Mind 5. The Good Man and the Citizen
3	96年11月10日(星期六)	尤克強/ 孫長祥	<p><i>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i>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p> <p>Chap 3 PROBLEMS OF DIVERSITY</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Kinds of Difference 2. Unity Conditioned by Difference 3. Basic Plan for the Schools
4	96年12月8日(星期六)	方永泉/ 但昭偉	<p><i>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i>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p> <p>Chap 4 AREAS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SECONDARY SCHOOLS</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Mark Hopkins and the Log 2. The Humanities 3. The Social Studies 4.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5. Education and the Human Being
5	97年1月12日(星期六)	林建福/ 尤淑如	<p><i>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i>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p> <p>Chap 5 GENERAL EDUCATION IN HARVARD COLLEGE</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Types of Collegiate Institutions 2. General Education in Liberal Colleges

			3. The Present College
6	97年3月8日 (星期六)	林麗珊/ 朱金池	<i>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i>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Chap 6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COMMUNITY 1. Distractions and Obstacles 2. Adults as Learners 3. New Media of Education
7	97年4月12日 (星期六)	但昭偉/ 林孝信	Harry R. Lewis, <i>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i> , PublicAffairs, 2006. Introduction: Hollow Excellence Chap 1 Choice and Direction
8	97年5月10日 (星期六)	朱金池/ 方永泉	Harry R. Lewis, <i>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i> , PublicAffairs, 2006. Chap 2 Meritocracy and Citizenship Chap 3 Contact,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9	97年6月14日 (星期六)	林麗珊/ 林建福	Harry R. Lewis, <i>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i> , PublicAffairs, 2006. Chap 4 The Eternal Enigma: Advising Chap 5 Why Grades Go Up
10	97年7月12日 (星期六)	賴鼎銘/ 朱建民	Harry R. Lewis, <i>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i> , PublicAffairs, 2006. Chap 6 Evaluation Is Educational Chap 7 Independence, Responsibility, Rape Chap 8 Students and Money Chap 9 College Athletes and Money
11	97年7月26日 (星期六)	林孝 信	Harry R. Lewis, <i>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i> , PublicAffairs, 2006.

三、 研讀成果：

本研讀會成立於二〇〇五年，為一長期存在、擬永續經營的研讀會。本研讀會前期係由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孝信暨東吳大學哲學系朱建民教授所帶領的通識教育經典研讀小組為骨幹，近年來成員不斷擴充，更主動邀請相關領域、不同背景的學者與研究生加入陣容，目前已是國內通識學界最有規模、最具成效的研讀會之一。現今本研讀會的成員約維持十至十五人，成員們已收到在學術上互補、切磋的良好效果。

研讀會自創立以來，所需之經費多半由成員自費維持，如今適逢教育部正在積極推動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強化創新計劃的補助，使研讀會經費的穩定來源，從而強化研讀會的成效與影響力。研讀會的運作目前也已邁入第四年。

至今已研讀過的重要經典有：

1. Newman, John Henry,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Flexner, Abraham,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3. Bloom, Allan,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以下是目前正在研讀的經典典藉：

4. Harvard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96 學年開始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經典研讀活動：「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補助研讀之經典典籍)
5. Lewis, Harry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PublicAffairs, 2006.

研讀的成果皆公佈在本計劃設立之專屬網站，其他如活動照片、討論紀錄、讀書會成員等等相關訊息。並配合研讀進度，提出深度導讀稿及議題探討的結論，以供各界瞭解。

四、 議題探討結論

通識教育經典研讀會自 2005 年成立以來，導讀者除了提供導讀稿之外，在每一本經典研讀完成之後，亦會請研讀會的成員針對議題探討結論撰寫文稿，除了公佈在本計劃的專屬網之外，並會將文章投稿通識教育相關期刊，以供各界瞭解。以前一本研讀的經典，Bloom, Allan,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一書的議題探討結論為例，由朱建民教授所撰寫的〈布魯姆論大學教育〉一文暨黃柏翰先生所撰寫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文已為《通識在線》(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8 年)，接受刊登，預計刊登於第 14 期。而賴鼎銘教授所撰的〈Bloom 對大學的批評〉一文則預計刊登於《通識在線》第 15 期。(請參考附件)

1. Bloom, Allan,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已完成議題探討結論。
2. Harvard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已完成議題探討結論。
3. Lewis, Harry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PublicAffairs, 2006. 已完成議題探討結論。

五、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一) 本計劃預定完成的計劃目標如下：

1. 96 學年度預計研讀重要的通識教育經典典籍共計兩本。
2. 預計舉辦通識教育相關之學術研討會共計兩場。
3. 完成「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計劃網站之建置。

(二) 目標達成情況如下：

1.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的部分：96 學年度預計研讀重要的通識教育經典典籍共計兩本，目前已完成兩本經典典籍的研讀與研討。

96 學年度本計劃所選定之書目為 Harvard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暨 Lewis, Harry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2006. 兩本。其中 Harvard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已於上半年度已研讀完畢。Lewis, Harry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已於 2008 年 7 月研讀完畢。

2. 通識教育相關之學術研討會的部分：已舉辦兩場學術研討會

- A.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研討會」：

本中心自九十六學年度開始，獲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劃，本計畫的推動以經典研讀會的形式進行，目的在於結合各方的學者，深入研讀、探討通識教育的經典文獻，期望研討的成果可作為通識教育學界之參考。為擴大研討成效、促進交流，本中心謹訂於 2007 年 8 月 28 日(二)假文學院二館 C2-212 會議室舉辦「通識教育經典研讀研討會」，並邀請對於通識教育經驗豐富之學者與談。

- B. 教育哲學圓桌論壇：

本中心所舉辦之教育哲學圓桌論壇，主要成員大部分為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的成員，其目的在於擴大研討成效、結合各方的學者，切磋學藝、分享心得，透過對話凝聚共識，尋求未來通識教育與教育哲學學界合作的可能。並期望研討的成果可作為通識教育學界之參考。本中心謹訂於 2008 年 1 月 25 日(五)假文學院二館 C2-212 會議室舉辦「教育哲學圓桌論壇」，並邀請對於教育哲學與通識教育經驗豐富之學者與談。

3.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計劃網站已建置完成。

本計劃已設立專屬網站，提供研讀會的相關訊息，這些訊息主要包

括：研讀成果的公佈、活動照片、討論紀錄、讀書會成員等等相關訊息，並配合研讀進度，提出深度導讀稿及議題探討的結論，以供各界瞭解。(計劃網站：<http://140.115.103.89/studygroup/index.html>)

六、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執行過程順利良好，尙未遇到具體之困難。

七、 經費運用情形

十、 附錄

統計表

	96 年度	95 年度	94 年度	93 年度	總計
教師參與人數	16				16
學生參與人數	14				14
參與校數	13				13
總計	43				43

備註：延續性計畫請填寫前 3 年成員資料，第 1 年計畫僅填 96 年度資料即可。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教師參與名單

姓名	服務學校／系所	職稱
黃 藹	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朱建民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東吳大學哲學系	榮譽教授 客座教授
林孝信	通識教育學會	理事
但昭偉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賴鼎銘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授
曾華璧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李新霖	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朱麗麗	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劉靜貞	東吳大學歷史系	教授
孫長祥	元智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尤克強	元智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林麗珊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
王遠嘉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方永泉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副教授
林建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副教授
朱金池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暨警察政策研究所	副教授

學生參與名單

姓名	學校／系所	職稱
尤淑如	成功大學中文系	博士後研究員
黃柏翰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博士生
易珊如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博士生
謝曉筑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金聖峰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李曉雲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張育銘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林曉琪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楊雅翔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李曉青	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方心怡	台南藝術大學音象記錄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楊承羲	中央大學光電所	碩士班研究生
林怡嘉	交通大學外文系	大學部
劉鳳儀	中山大學企管系	大學部

通識教育經典學術研討會活動海報

通識教育 經典研讀研討會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

日期：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地點：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 C2-212 會議室

議程：示範導讀經典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9:00	開幕式 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黃麗主任致詞
9:10-9:40	主題演講 通識教育學會林孝信理事 (講題:通識教育經典研讀的理念)
9:40-9:50	茶敘
9:50-11:50	主持人：孫長祥(元智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主讀人：曾華璽(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主 題：六〇年代的大學 回應人：但昭偉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學生事務長)
11:50-13:15	餐敘 (松苑中餐廳)
13:15-15:15	主持人：王遠嘉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兼通識教育委員會執行長) 主讀人：賴鼎銘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主 題：大學與大學生 回應人：方永泉(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15:15-15:40	綜合座談題目：通識教育經典研讀的理念與實踐 主持人：林孝信 引言人：李新霖、王立文 閉幕式 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黃麗主任致詞

通識教育經典研讀會活動照片



布魯姆論大學教育

朱建民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榮譽教授

在本書自序中，布魯姆一開始即指出，他是從教師的觀點來思索美國青年的心靈及相關的教育問題。何謂教師的觀點呢？教師（尤其是致力於博雅教育的教師）一方面要持續仰望充分實現人性的目標，另一方面也要回過頭來檢視此時此地學生的特性。換言之，一方面要設法理解那崇高的目標，另一方面則要評估學生朝向目標邁進的能力。教師必須了解年輕人的渴望、需求，以及他們的吸收能力。因為，真正的教育儘管不在於一味迎合年輕人的口味，但必須回應那些有切身感受的需求。想要了解一個世代的特性，最好的方式是去看它如何關連於人類的恆常關懷；而要了解其間的關連，最好的方式是去看這個世代的品味、娛樂，甚至憤怒。

當然，布魯姆強調，教師不會完全依從學生自以為是的需求或一時的需求，亦不會完全依從特定的社會需求或市場走向。在這些力量的牽制下，教師仍堅信人有其本性，而幫助人性的充分實現即屬教師之職責。教師有如此樂觀的信念，並非出於空想，而是因為他直接在學生身上看到了成長與超越的潛能。教師的職責在於協助學生充分實現人性，並抵抗習俗和成見的扭曲力量。教師本身固然有其限制，但是引導他的是更為崇高的目標，而這個目標也是學生應該追求的。

何謂博雅教育？布魯姆指出，博雅教育即在於協助學生探討「人是什麼」，讓學生體會到這裡沒有現成的答案，認真的生活者必須持續關切這個問題。對此問題，歷來有各種的回應和想法，博雅教育即於讓學生認識到這些不同的想法，也認識到它們的價值，儘管它們未必合乎流俗。這些想法有時具體展現在高貴的典範人物身上，實踐在他們的言行之中。因此，向各種類型的典範人物學習是一種重要的教育途徑。如果現實世界中沒有很多活生生的人格典範，我們只好經由書本的記載來教育學生，給予學生未來面對人生的指導。或許只有一小部分學生能夠跳出眼前事務的關懷，而把眼光放在自主生活的追求，但博雅教育正是為這群學生存在的。一個社會，無論如何富裕舒適，無論技術如何進步，無論多麼富於人情，若是沒有這類追求自主性的人，都不能算是文明的社會。

布魯姆回顧卅年的教學生涯，學生的興趣和嚮往在改變中，教師的教學也應隨之調整。因此，本書第一部分談的即是這一世代學生的狀態，希望客觀地呈現，而非拿來與不同世代進行褒貶。不過，布魯姆明白表示，本書所討論的學生主要是一些智力比較高、條件比較好的大學生，大多分布在美國前二、三十名的大學中。他們有能力（不論就心智上或物質上）享受博雅教育的好處，未來也最可能對整個國家發揮德性和知性的影響力。有人認為這批得天獨厚的學生最不需要我們再投注關懷和資源，布魯姆卻認為他們是最需要被教育的。在此，我們可以看

出，在布魯姆心目中，博雅教育比較屬於菁英教育。

本書的導論標題為「我們的德性」。布魯姆指出，儘管美國大學生的來源非常多元，反映美國社會的多元組成，但幾乎每一位大學生都主張相對論與平等性。他們相信真理是相對的，他們主張人人平等；對大學生來說，這兩點主張具有道德意涵，也是自由社會的必要條件。如此，絕對論是錯誤的、壓制的，相對論是正確的、寬容的。他們認為，相對論是開放性的必要條件；而美國過去十多年的初等教育都在強調開放性是唯一的德性。學生受到這種開放性教條的灌輸，不再堅持任一立場，不再分別高下優劣，甚至不再分辨是非對錯。

什麼叫做受過教育的人？不同的教育系統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布魯姆指出，每一個教育系統都有其道德上的目標，並設計在課程教學中。不同國家的教育系統可能想要培養出不同類型的人，有的想培養信仰虔誠的人，有的想培養驍勇善戰的人，有的想培養勤奮工作的人。民主社會的教育亦不例外，它企圖培養出在知性上、品味上、性格上最能支持民主政體的公民。不過，對於何謂最能支持民主政體的公民，美國先後出現兩種看法。起初的看法是，要培養理性而勤奮的公民，誠實且尊重法律，並為家庭犧牲奉獻。尤其重要的是，要讓他們認識到憲法和其中的權利論，獨立宣言與美國歷史以及其中對自由、平等的堅持。不過，這種對於「民主公民」的教育觀在過去半個世紀卻轉變成「民主人格」的教育觀。

布魯姆指出，在原先「民主公民」的教育觀中，每個人的基本人權皆得到認可，由此根本基礎而使人人皆有相同的統一性。在此，種族、宗教、文化之間的差異隱沒於基本人權的統一光芒之下；來自不同文化的移民來到美國，不必放棄原初的宗教信仰，而只須服膺新的人權原則即可。換言之，這階段的美國教育目標著重在基本人權的認識上，以基本人權做為去異存同的共同基礎，讓各個階層、種族、宗教的人們融為一體。但是，近來的開放性教育否定了這一切。它不再關注基本人權，也不再關注美國的歷史源頭，這些被視為落伍而錯誤的，只有開放是進步而前瞻的。對一切可能皆持開放的態度，固然不會有分裂與對立，也不會有排他或敵對；但是，沒有了共同的目標和價值，社會契約還可能存在嗎？若是依照開放的想法，林肯即不可能堅持平等的原則。可是，對林肯來說，平等原則不能妥協。無論如何，今天的情況卻是，開放戰勝了人權。

布魯姆接著批評自由主義說，不講基本人權的自由主義（如穆勒與杜威所宣揚者）只擔心阻礙了新興的事物和進步的表現，卻不關心人們據以為生的根本原則和道德德性。這種自由主義進而培養出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與事實的二分。洛爾斯也支持此一趨向，他在《正義論》中指出，不可看輕任何人。如此，沒有高下之別，人們也不需要再去推崇或追求那些高尚的目標了。相對主義帶來的結果是，美國青年對美國歷史、人類精神成就、其他文化皆抱持漠不關心的態度。因為，相對主義澆滅了教育的真正動機以及對於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此一來，開放的結果其實是嚴重的封閉。過去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爭執不休，這未必不是好現象，至少他們都能嚴肅看待自己的信仰。布魯姆強調，我們不能因為現實上不同時空中存有對善惡不同的看法，就由此證明其間沒有客觀標準可言、沒有高

下之別。同樣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就說沒有真假之別。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更深入地去檢視背後支持的理由和證據。

布魯姆指出，當前教育學生打破種族中心主義的方式是讓學生接觸西方以外的文化。可是，他認為，其實學生終將發現每一個文化都帶有種族中心主義的特性。或許，希臘哲學家如何面對種族中心主義的方式更值得學習。他們的對應之道是向善開放，追求至善，而非滿足於自身文化的現狀。布魯姆指出，過去有崇高目標的開放原本是讓我們運用理性追求善，而今日受相對主義影響的開放卻是接受所有的事，而否定理性的能力。如此沒有目的、沒有節制的開放，使得開放變成毫無意義。總之，如果一定要講開放，布魯姆反對那種統統可以的開放，反對那種漠視一切差別的開放，他贊成的是古希臘那種向至高目標追求的開放。

布魯姆對大學的批評

賴鼎銘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兼教務長

一、針對大學的批評

Bloom 針對當時的大學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對於一個首度離家，追求博雅教育的年青人來說，一流大學的形象是什麼？

這句話的後面，其實是在提醒我們，當我們注視這個年青人，我們必須追問，如果要被稱為有教育的人，他應該學習什麼？我們也該思考，他有什麼潛能在大學必須被開發？我們要教給他什麼？這樣的關心其實是在深思全人教育與科學整合的問題。

有人認為應該讓學生自由地發展自己，不該威權地將我們的觀點強加給他們，**Bloom** 認為這樣的想法是幼稚的；他說，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有大學？大學必須有所堅持，不願正面地思考博雅教育的內容，將會讓校外的粗魯文化在大學裡面開始滋長。

Bloom 指出現在的大學無法為年青人提供獨特的樣貌。當前的大學正處於學科的民主主義中，想要發展什麼就發展什麼。**Bloom** 認為這樣的發展是無政府主義，因為這顯現的是缺乏共同認可的規則，是缺乏願景的表徵。簡單來說，現在的大學已失去它的獨特性；公平終致造成無意及沒有能力追求卓越性，尤其在藝術、宗教及哲學這些學科。

因此，當學生進入大學，面對各種不同的學科及課程，他發現自己不知所措。他找不到官方的指南，也沒有全校的共識，讓他了解自己該進修什麼。從學生及教授，他也找不到可參考的例子，讓他知道如何全面性地使用大學的資源。結果是，最好的選擇就是直接進入專業。**Cornell**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証；該校的六年制博士班學程，透過福特基金會的補助，目標就是針對已經「確定未來生涯」的高中生而設計的；**Cornell** 只是透過鼓勵專業主義來壓抑學生對博雅教育的渴望。

Cornell 計劃不敢道出的秘密，就是大學沒有足夠能力教育學生，沒有足夠能力留他們四年，甚或三年。如果焦點是生涯訓練，自然科學以外的學科，沒有那一種專業需要二年以上的訓練；其他的都是浪費時間，

二、針對通識教育的批評

Bloom 接著批評，不少大學生沒有任何計劃或不問什麼問題，就胡亂選課，填滿四年的大學時間。而且，沒有什麼例外，這些課多半是不屬博雅教育、不探討人類重要議題的專業課程。這些偉大的大學，縱然可以分離原子，治療可怕的疾病，但卻不能發展出一套對大學生有所幫助的博雅課程。這是我們當代的悲哀。

Bloom 指出，六〇年代，大家急著取消通識教育的要求，八〇年代，大家又忙著設定所謂的核心課程。結果就是出現二種解決通識教育問題的典型反應；第一種就是要求學生在自然、社會及人文三大主題下的學系任選一到二門課程。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廣的考慮，這些課程多半是已存在的基礎課。這樣的學生變成什麼都懂一點，但在專業卻又很慫腳。**Bloom** 認為，沒有共同重要議題的認識，就不可能有嚴肅的博雅教育。

第二條路就是所謂的複合課程（**composite courses**），由幾個不同科系教授，特別為博雅教育開設的課。這些課包括“**Man in nature,**” “**Culture and the individual,**”等等，優點是能反應學生的需要，而且強迫教師拓展自己的視野，但問題則在於追求流行而缺乏實質性。一般而言，自然科學家合作的意願一向不高，因此課程的不平衡非常明顯。這些課程無法超越各自的限制，朝向恆久性問題的探討。這些課程常落入零碎化，這裡一點那裡一些。

Bloom 認為，除非課程讓學生了解恆久性問題，並提供面對這些問題的偉大作品，它只是死路一條。僅有的解決方案，偏偏也是被廣為拋棄的：透過閱讀經典，去掌握這些問題，並思考為什麼這些問題亙久彌新。

Bloom 指出，好的博雅教育必須訓練學生對真理的愛好，及尋求完美生活的熱情。然而，當代大學的三大領域（人文、社會及自然），對經典閱讀並不怎麼熱衷，社會科學更是抱著敵對的態度。**Bloom** 認為真正的博雅教育要求學生全部生命的激烈轉變，改變一切的行動、品味及選擇，所有以前的東西都無法免於重新評估與檢視。博雅教育讓所有的東西處於風險階段，而且要求學生能面對所有風險。醫科、法學及商業的學生，只想追求狹隘的專業，他們只是人文藝術學科的旅客而已。

三、針對三大學科的批評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通識教育經典典藉研讀會】

□年度成果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黃麗
執行期間：自96年8月1日至97年7月31日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97年7月4日

通識經典典藉研讀的理念與目標

理念	目標
本研讀會成立的目標在於整合各方(不同單位)的學者,藉由經典文獻的研讀、討論,培養成員們豐富的研究文獻基礎,提升成員們從事相關領域研究工作之學術能力,並開拓成員們的研究視野與廣度。	一、96學年度預計研讀重要的通識教育經典典藉共計兩本。 二、預計舉辦通識教育相關之學術研討會共計兩場。 三、完成「通識教育經典典藉研讀會」計劃網站之建置。

通識經典典藉研讀計劃之特色

1. 本計畫從跨校讀書會轉型而成。
2. 本案所讀結合近代與當代經典。
3. 藉由研討會以擴大研讀成效。
4. 議題探討結論將投稿至通識教育相關期刊,以供各界瞭解。

96年讀書會成員一覽表

姓名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姓名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陳 麗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陳 麗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林 麗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林 麗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

96年讀書會成員統計表(第一年)

	96年度	95年度	94年度	總計
教師參與人數	16			16
學生參與人數	14			14
參與校數	13			13
總計	43			43

備註：延續性計畫研讀會前3年成員資料，第1年計畫僅填96年度資料即可。

通識教育經典研讀會活動照片



讀書會網站建置

國立中央大學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公告事項

計劃簡介

讀書會成員

研讀進度

主體文章

書目清單

活動照片

研讀報告

管理專區

【最新公告事項】

計畫目標：研讀經典著作，研讀進度規劃，研讀進度與主體文章進度

研讀進度

主體文章

書目清單

活動照片

研讀報告

管理專區

國立中央大學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公告事項

計劃簡介

讀書會成員

研讀進度

主體文章

書目清單

活動照片

研讀報告

管理專區

研讀進度

1.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2.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3.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4.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5.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國立中央大學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公告事項

計劃簡介

讀書會成員

研讀進度

主體文章

書目清單

活動照片

研讀報告

管理專區

主體文章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國立中央大學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公告事項

計劃簡介

讀書會成員

研讀進度

主體文章

書目清單

活動照片

研讀報告

管理專區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研讀進度

國立中央大學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公告事項

計劃簡介

讀書會成員

研讀進度

主體文章

書目清單

活動照片

研讀報告

管理專區



國立中央大學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公告事項

計劃簡介

讀書會成員

研讀進度

主體文章

書目清單

活動照片

研讀報告

管理專區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

前言

艾倫·布魯姆教授所著《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主要的內容是討論六〇年代以來的美國大學教育。美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他目睹了大學生對校園的攻擊事件，並對逐漸走向專業化的美國高等教育不滿。書中的深刻反省，至今讀來仍發人深省。

布魯姆認為，社會大眾經常受限於輿論壓力，而無法讓真理被自由地辯論，相較於此，大學則是思想自由的殿堂，所有的觀點都能被自由地研究討論、檢視、批判和持有，這是大學的可貴之處。現代社會也希望大學能參與社會，回應社會的問題。但是大學過度積極參與社會，雖會名利雙收，但也容易使大學的角色迷失在社會“問題”的洪流之中，這對大學未必是一件好事。

布魯姆的核心觀點可歸納為：當時美國最盛行的思潮，像是泛科學主義、相對主義、多元文化等等，正在把美國社會推向虛無主義的路線。漸漸地，人們開始不再關心自然權利，是非善惡的標準也開始模糊。看似多元、開放，美國人的心靈卻漸漸與良好的生活絕緣。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心靈正在走向封閉。同樣，大學生也走向封閉。對於偉大的經典，年輕一輩的美國人已不再感興趣，他們無心聆聽經典中的教誨，追隨偉大的心靈走出柏拉圖的“洞穴”。換句話說，價值多元主義、文化相對主義、事實與價值的分離等等的浪潮，這些看似熱鬧的大開放背後其實卻是個大封閉。

針對上述種種的難題與危機，布魯姆也提供一套對治方案，即通識教育。而通識教育的主要的進行方式就是引領學生閱讀經典，讓他們有機會與偉大的心靈進行交流，並從中領略知識的菁華、陶冶個人品格，使心靈得以向真、善、美的理念世界開放，而這才是真正的開放。

本書之所以成為一部嚴謹的經典著作，在於它不但有論證，且佐有詳實的歷史鋪陳。其中也論述了現代民主的起源、發展與限度，並兼論馬基亞維里、霍布斯、洛克、盧梭等啟蒙哲學家的理論及其得失，指出美國危機的病源，並提出對治方案，足以作為我們思考當代高等教育與民主社會相關問題的借鏡。

—編者按

布魯姆論大學教育

文／朱建民 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在本書自序中，布魯姆一開始即指出，他是從教師的觀點來思索美國青年的心靈及相關的教育問題。何謂教師的觀點呢？教師（尤其是致力於博雅教育的教師）一方面要持續仰望充分實現人性的目標，另一方面也要回過頭來檢視此時此地學生的特性。換言之，一方面要設法理解那崇高的目標，另一方面則要評估學生朝向目標邁進的能力。教師必須了解年輕人的渴望、需求，以及他們的吸收能力。因為，真正的教育儘管不在於一味迎合年輕人的口味，但必須回應那些有切身感受的需求。想要了解一個世代的特性，最好的方式是去看它如何關連於人類的恆常關懷；而要了解其間的關連，最好的方式是去看這個世代的品味、娛樂，甚至憤怒。

當然，布魯姆強調，教師不會完全依從學生自以為是的需求或一時的需求，亦不會完全依從特定的社會需求或市場走向。在這些力量的牽制下，教師仍堅信人有其本性，而幫助人性的充分實現即屬教師之職責。教師有如此樂觀的信念，並非出於空想，而是因為他直接在學生身上看到了成長與超越的潛能。教師的職責在於協助學生充分實現人性，並抵抗習俗和成見的扭曲力量。教師本身固然有其限制，但是引導他的是更為崇高的目標，而這個目標也是學生應該追求的。

何謂博雅教育？布魯姆指出，博雅教育即在於協助學生探討「人是什麼」，讓學生體會到這裡沒有現成的答案，認真的生活者必須持續關切這個問題。對此問題，歷來有各種的回應和想法，博雅教育即於讓學生認識到這些不同的想法，也認識到它們的價值，儘管它們未必合乎流俗。這些想法有時具體展現在高貴的典範人物身上，實

踐在他們的言行之中。因此，向各種類型的典範人物學習是一種重要的教育途徑。如果現實世界中沒有很多活生生的人格典範，我們只好經由書本的記載來教育學生，給予學生未來面對人生的指導。或許只有一小部分學生能夠跳出眼前事務的關懷，而把眼光放在自主生活的追求，但博雅教育正是為這群學生存在的。一個社會，無論如何富裕舒適，無論技術如何進步，無論多麼富於人情，若是沒有這類追求自主性的人，都不能算是文明的社會。

布魯姆回顧卅年的教學生涯，學生的興趣和嚮往在改變中，教師的教學也應隨之調整。因此，本書第一部分談的即是這一代學生的狀態，希望客觀地呈現，而非拿來與不同世代進行褒貶。不過，布魯姆明白表示，本書所討論的學生主要是一些智力比較高、條件比較好的大學生，大多分布在美國前二、三十名的大學中。他們有能力（不論就心智上或物質上）享受博雅教育的好處，未來也最可能對整個國家發揮德性和知性的影響力。有人認為這批得天獨厚的學生最不需要我們再投注關懷和資源，布魯姆卻認為他們是最需要被教育的。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布魯姆心目中，博雅教育比較屬於菁英教育。

本書的導論標題為「我們的德性」。布魯姆指出，儘管美國大學生的來源非常多元，反映美國社會的多元組成，但幾乎每一位大學生都主張相對論與平等性。他們相信真理是相對的，他們主張人人平等；對大學生來說，這兩點主張具有道德意涵，也是自由社會的必要條件。如此，絕對論是錯誤的、壓制的，相對論是正確的、寬容的。他們認為，相對論是開放性的必要條件；而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美國過去十多年的初等教育都在強調開放性是唯一的德性。學生受到這種開放性教條的灌輸，不再堅持任一立場，不再分別高下優劣，甚至不再分辨是非對錯。

什麼叫做受過教育的人？不同的教育系統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布魯姆指出，每一個教育系統都有其道德上的目標，並設計在課程教學中。不同國家的教育系統可能想要培養出不同類型的人，有的想培養信仰虔誠的人，有的想培養驍勇善戰的人，有的想培養勤奮工作的人。民主社會的教育亦不例外，它企圖培養出在知性上、品味上、性格上最能支持民主政體的公民。不過，對於何謂最能支持民主政體的公民，美國先後出現兩種看法。起初的看法是，要培養理性而勤奮的公民，誠實且尊重法律，並為家庭犧牲奉獻。尤其重要的是，要讓他們認識到憲法和其中的權利論，獨立宣言與美國歷史以及其中對自由、平等的堅持。不過，這種對於「民主公民」的教育觀在過去半個世紀卻轉變成「民主人格」的教育觀。

布魯姆指出，在原先「民主公民」的教育觀中，每個人的基本人權皆得到認可，由此基本基礎而使人人皆有相同的統一性。在此，種族、宗教、文化之間的差異隱沒於基本人權的統一光芒之下；來自不同文化的移民來到美國，不必放棄原初的宗教信仰，而只須服膺新的人權原則即可。換言之，這階段的美國教育目標著重在基本人權的認識上，以基本人權做為去異存同的共同基礎，讓各個階層、種族、宗教的人們融為一體。但是，近來的開放性教育否定了這一切。它不再關注基本人權，也不再關注美國的歷史源頭，這些被視為落伍而錯誤的，只有開放是進步而前瞻的。對一切可能皆持開放的態度，固然不會有分裂與對立，也不會有排他或敵對；但是，沒有了共同的目標和價值，社會契約還可能存在嗎？若是依照開放的想法，林肯即不可能堅持平等的原則。可是，對林肯來說，平等原則不能妥

協。無論如何，今天的情況卻是，開放戰勝了人權。

布魯姆接著批評自由主義說，不講基本人權的自由主義（如穆勒與杜威所宣揚者）只擔心阻礙了新興的事物和進步的表現，卻不關心人們據以為生的根本原則和道德德性。這種自由主義進而培養出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與事實的二分。洛爾斯也支持此一趨向，他在《正義論》中指出，不可看輕任何人。如此，沒有高下之別，人們也不需要再去推崇或追求那些高尚的目標了。相對主義帶來的結果是，美國青年對美國歷史、人類精神成就、其他文化皆抱持漠不關心的態度。因為，相對主義澆滅了教育的真正動機以及對於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此一來，開放的結果其實是嚴重的封閉。過去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爭執不休，這未必不是好現象，至少他們都能嚴肅看待自己的信仰。布魯姆強調，我們不能因為現實上不同時空中存有對善惡不同的看法，就由此證明其間沒有客觀標準可言、沒有高下之別。同樣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就說沒有真假之別。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更深入地去檢視背後支持的理由和證據。

布魯姆指出，當前教育學生打破種族中心主義的方式是讓學生接觸西方以外的文化。可是，他認為，其實學生終將發現每一個文化都帶有種族中心主義的特性。或許，希臘哲學家如何面對種族中心主義的方式更值得學習。他們的對應之道是向善開放，追求至善，而非滿足於自身文化的現狀。布魯姆指出，過去有崇高目標的開放原本是讓我們運用理性追求善，而今日受相對主義影響的開放卻是接受所有的事，而否定理性的能力。如此沒有目的、沒有節制的開放，使得開放變成毫無意義。總之，如果一定要講開放，布魯姆反對那種統統可以的開放，反對那種漠視一切差別的開放，他贊成的是古希臘那種向至高目標追求的開放。⑥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啓蒙、民主與大學： 布魯姆 (Allan Bloom) 對美國大學的批評與期許

文／但昭偉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Bloom的"*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出版於1987年，其中的第三部份討論美國的大學，對美國大學所遭遇的問題有著鞭辟入理的批評。時值二十年後，在台灣社會逐步邁入民主政治的進程中，Bloom對美國大學的檢討與反省，似乎比二十年前更值得我們來參攷。

在Bloom的認知中，現代大學與強調個人自由的民主體制 (liberal democracy) 是啓蒙精神的體現。啓蒙精神是什麼？根據Bloom，啓蒙精神的核心就是思想自由，也就是鼓勵人類理性的發展與運用，認為人類社會應由理性所開展出來的科學與哲學來引領。為了鼓勵個人理性的運用與開展，宗教的權威或政治上的權威都必須受到檢驗和挑戰。Bloom告訴我們，啓蒙絕不只是一項科學的事業，更是一項政治事業。在這一個觀點上，Bloom進一步的追溯到啓蒙的精神源頭。他認為，啓蒙在精神上直接仰承古希臘的哲學精神。

古希臘哲人所碰到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忠於自己的理性、追求真理、取得知識」與「適應城邦的政治、生活方式與宗教信仰」的夾縫中，求得一條生路？蘇格拉底就是古希臘哲人的一個代表，而蘇格拉底在〈自辯篇〉 (*Apology*) 的表現也就是理性精神的闡揚。蘇格拉底雖然沒有逃過世俗威權的毒手，但他展現的知性勇氣卻提供了令人景仰追隨的範例。古希臘哲人精神的另一個範例是Thales。Thales精確的預測到了日蝕，這個成功是理性、科學和哲學的勝利，證明了以往用神話及詩歌的方式來預測日蝕是完全的不可靠。Thales的成功經驗體現了個人可以在充分運用理性下與傳統的威權相抗衡，而且取得勝利。Thales的成果讓人逃出了對神的恐懼，也同時展示了另一種幸福生活的模式；而這種成功更確定了每個人都有能力來過一個以理性為主的生活。

在讀了Bloom對啓蒙精神的追本溯源之後，

假如我們再讀1784年康德所寫的《什麼是啓蒙》(What is Enlightenment?)，就不難了解，古希臘哲人的理性追求在歷史上的發展原來不是那麼的順遂，不然康德也不必要在那文章的一開頭，就叫人要有勇氣去使用自己的理性(Sapere aude!)。

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十八世紀的啓蒙精神直接上承古希臘哲人時代。但在這精神具體展現在政治與社會實踐上，啓蒙哲人比古希臘哲人來得幸運、也成功了許多。根據Bloom的看法，啓蒙和古希臘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啓蒙時代的知識能夠與政治相結合；不管是自然科學、政治科學或哲學的成果，都可用來協助權力掌握者追求社會及政治體制的建立。

根據Bloom的想法，在啓蒙肯定了思想自由及個人理性應充分開展的前提下，自由民主體制的建立和大學的蓬勃發展就是自然的了，這是因為民主體制和以真理追求為重點的大學最能經得起理性的攷驗。自由民主體制和現代大學既然系出同源（前者是啓蒙的政治事業，後者是啓蒙的知識事業），兩者就有唇齒相依的關係。對Bloom而言，自由民主體制的生命活力繫諸於大學，而大學若要能確保學者的思想自由和溫飽、保障學者不因追求真理和發揮理性而受到迫害，則非得仰賴自由民主體制的穩定運作。

但在Bloom的觀察中，不管是啓蒙精神的本身、自由民主體制或大學本身都有其內在或外在的困難。

先說啓蒙。對啓蒙的檢討及批評是自啓蒙發軔以來就未曾間歇的事。Bloom在這裡告訴我們，Jonathan Swift的《格利佛遊記》其實是一本批判啓蒙的書，Swift在這本書中暗諷啓蒙思想家過度強調理性的重要，相對的忽略了「情感」，而這種偏頗會造就一個科學家專制的社會。根據Bloom的觀察，啓蒙運動扶植了自然科學，但自然科學的羽翼一旦豐厚，自

然科學家卻轉而專心於一己的研究工作和出路，不再關心社會；自然科學的一枝獨秀使得啓蒙運動遠離了詩歌的精神，而這一點也受到盧梭的抨擊。盧梭代表的是對啓蒙的最深質疑，認為啓蒙政治人物所關心的到頭來是腐蝕人心的商業和金錢，啓蒙所促成的人類文明代表的是人性的腐敗。盧梭的影響不容小覷，自他之後，Bloom說，西方社會不再獨重理性或自然科學，人類的情感、想像力、美德和人文學又再度受到看重，康德三大批判的論述就是一項證明。由盧梭領軍對人類理性的質疑，到了尼采達到了頂峰。Bloom告訴讀者，尼采對蘇格拉底及其所代表的理性精神和大學的理念簡直不屑一顧，而尼采的影響一直下逮到1930年代德國的海德格。Bloom感嘆的告訴我們，哲學家如海德格者一旦放棄蘇格拉底以來的理性傳統和大學理念，就容易轉而附合政治獨裁者（如希特勒者流）。很簡單的歸納上述說明，Bloom認為，啓蒙重理性的傳統一方面有其內部異化變質的現象，另一方面也抗拒不了對啓蒙力道的反撲，造成的惡果是大學精神的喪失！

自由民主本來是諸多政治體制中與啓蒙精神最契合的一種，但自啓蒙以來，哲人對民主體制的質疑一刻也沒停過，Alex de Tocqueville和John Stuart Mill是其中的兩位。Bloom對美國的民主也多有批評。值得提的有幾點。第一，民主社會以平庸為尚，對卓爾不群的人士並不歡迎。第二，美國的民主社會立意與歐洲過去的傳統脫勾，但在需要理論引導的前提下，許多抽象但有問題的理論於是紛紛出籠，而在一般人無能辨別理論良窳的情況中，個人反而容易失去其主動性。第三，在民主社會中，個人理性的開展的確受到鼓勵，每一個人有權決定與自己有關的重大事項，但因既有權威及過去傳統不復存在，個人的理性在許多議題上的判斷及決定也不足恃，許多人

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判斷各式各樣的議題，於是轉而仰賴大眾的意見，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多數人的意見總會取得上風，暴虐大眾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容易形成，獨立的心靈和多元思想反而在「對個人權利尊重」的大帽子下受到了限制。

在啓蒙運動受到了斷傷及自由民主體制有其內在限制的情況下，Bloom眼中的美國大學有缺陷的下列：一、大學成爲生產經濟體系中的一環，原來應有的學術自由不復有活力；二、在理性精神式微和傳統權威傾頹之下，知識相對主義大爲猖獗，再加上社會對大學的要求日多、政治人物對大學的不滿和操控，均使得大學失去其原有的崇高性，大學的平庸與世俗已難以避免。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Bloom是個老派的傳統主義者。他肯定精粹文化，推崇知識卓越的追求，主張大學應該彰顯個人理性的社群，厭惡民主的庸俗和大學的世俗化。放在今天台灣社會的背景中，Bloom應該是屬於被邊緣化的一小撮的「人文學者」吧！

針對上面所述的諸多缺失及問題，Bloom的對策是提振並改造大學，讓大學不只是培養專業人才的地方，而更是轉換學生經驗的所在地，讓大學回歸蘇格拉底和啓蒙的理性精神。

Bloom認爲，理想的大學應該有如下的特色：

1. 好大學不爲凡俗所困，處理的是每個人都應面對的、但卻被大家所忽視的問題。
2. 好大學提供了自由探究的氣氛 (atmosphere of free inquiry)。
3. 好大學保留傳統，因爲傳統提供了討論的模式。
4. 好大學中有讓人亮眼驚奇的事 (marvels)。
5. 好大學中有偉大真誠的思想家 (authentically great thinkers)，這些人能從事理論探索的工作，而他們探索

的動機也不是爲名爲利；他們有相當的權威，但這權威來自於他們的學術成果；他們之間的關係或他們與學生的關係就像社區成員之間的關係一般，在社區生活中，社區成員有共同的福祉。

6. 在尊重理性的國家中，大學應該是最神聖高貴的場所，追求的是理性的發展和對人的尊重。

我們冷觀台灣高等教育的現況，在一片「產學合作」、「服務社會」、「教育部補助」、「國科會研究專案」、「SCI、SSCI...」、「評鑑」、「頂尖大學」、「排名」等等聲中，Bloom二十年前對美國大學的批判與期許應該還是值得我們一顧吧！◎

.....

讀書會相關資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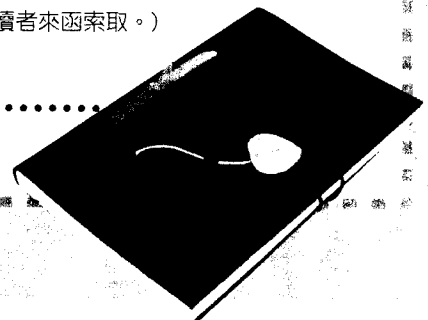
時間：每第二個星期六 2:00-5:00 pm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號
 台北科技大學 共同科館7樓702室
 (搭乘捷運者請由板南線於忠孝新生站下車)

目前研讀書目：*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網址：<http://140.115.103.89/studygroup/index.html>
 聯絡人：黃柏翰 0921-033462
 E-mail：92144004@cc.ncu.edu.tw

(有關讀書會的相關訊息、詳細的導讀內容或讀書會錄音檔案，皆歡迎讀者來函索取。)

.....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布魯姆 (Allan Bloom)

論六〇年代的美國大學

文／曾華璧 交通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艾倫·布魯姆教授所著《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曾經討論六〇年代以來的美國大學教育。美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布魯姆教授當時正任教於康乃爾大學，目睹了大學生對校園的攻擊事件，並對逐漸走向專業化的美國高等教育略有不滿，所以布魯姆針對大學的角色和六〇年代的幾個問題提出他自己的反思。

首先，是關於大學角色的問題。布魯姆認為大學是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提供社會大眾價值的指引，這是大學的核心功能與價值之所在。但是，布魯姆認為在六〇年代裡，大學棄守了對價值研究的堅持與價值揭示的工作。如此一來，大學原本須要肩負的重要任務，以及傳遞文化與保存文化價值的工作，就產生了不一致。更糟的是，大學把價值的決定權拋給了社會大眾與時代的潮流，就這一點而言，大學是有虧職守的。布魯姆以當時的社會事件為例，來說明大學功能的失調與不彰，而他認為對大學而言，最可悲的事之一就是放棄文化崇高的價值理想。

布魯姆無奈地認為，六〇年代的黑人事件

反映出，「大學中對於嚴肅的討論政治問題與思想的習慣已經被人遺忘了，傳統成爲一套口號，…而我們對公民社會以及此一社會中的大學角色的反省，就因此而枯萎了。」更爲嚴重的問題是，原本大學指引社會的功能與意見的崇高位階，被迫淹沒在民主的公眾意見之中，讓人莫辨雌雄。從布魯姆教授的觀點來看，社會大眾經常受限於輿論壓力，而無法讓真理被自由地辯論，相較於此，大學則是思想自由的殿堂，在大學裡所有的觀點都能被自由地研究討論、檢視、批判和持有，這是大學的可貴之處，也正是民主制度得以保障這種自由的可能性。

其次，布魯姆談到關於六〇年代的一些課題。布魯姆認為，就高等教育的角度來看，六〇年代的改革簡直就是一場災難，而整個改革的後果就是語文教育的衰落和人文學科教育的倒退，因爲此時的改革基本上就是默許平庸得以大行其道，而置卓越於無立錐之地。美國教育結構崩潰的根源，基本上可以追溯到理性典範的消逝；而六〇年代的改革，抹殺了傳統的文化理想，但卻沒有提供新的文化典範。歐洲文化是美國文化的根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源，而美國文化思想的原鄉則在於大學；然而六〇年代最令人痛心疾首的罪行，就是對此一「家鄉」給予暴力而無情的摧殘。

布魯姆特別針對六〇年代的幾個迷思，提出批評：

首先他指出一般人都認為五〇年代是一個知識上盲從與膚淺的時代，而六〇年代則是一個充滿刺激與質疑的時代。布魯姆對於這一點，是以諷刺的口氣來加以批判。他認為，整個六〇年代對於高等教育其實沒有什麼實質的貢獻，反而是一個充斥著教條式的答案與微不足道的小冊子倡行的時代，五〇年代才是美國大學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他認為從1933年起，美國受惠於從歐洲流離來的思想潮。這群流離至美國的歐洲學者、科學家和知識份子，多數是德國大學傳統的繼承人。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之下，使得美國人不須遠渡重洋，而在美國本土，就可以親炙大師的風采，得到學習上的滿足。美國大學之所以能獨立於當代歐洲大學，部分原因也是歐陸大學的式微，使得他們的知識傳統斷裂，也喪失了他們曾經擁有的內在的信心和高貴的使命感。但無論是怎樣的原因使然，到了1955年，美國頂尖大學所能提供的博雅教育以及對學生求知欲的喚醒，使得它們成為了全世界大學無法超越的對象，而這一點對西方文明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事實。

布魯姆認為：倘若美國大學在1930年消失了，那麼六〇年代的革命就沒有關係，因為那樣對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儲存寶庫，並不會產生破壞，但正因為美國大學已經是世界最好的，所以一旦這些大學衰頹或崩潰時，自然就成了災難，何況美國大學最偉大的傳統都是外來的、是一種脆弱的移植，故當1960年代中期，美國本地住民以學生的樣貌，攻擊了以歐洲傳統為主的美國大學教育

時，相對於美國的大眾主義與粗俗文化，這傳統自然容易受到傷害。

第二個迷思是，一般人都認為麥卡錫主義對五〇年代的大學有極大的傷害。布魯姆認為，事實並非如此，而且恰好相反。相較於六〇年代，五〇年代裡的大學校園才是較為自由、平靜的，即便有教授們反對麥卡錫，也不會因此而被解職，他們還是可以在課堂上自由講授喜好的主題。因為這個時代的教授們有一種普遍的共識，即大學是可以和公眾意見抗衡、且不受大眾意見干擾的，而這一點就布魯姆而言，是個值得稱道的健康態度。但六〇年代卻不是如此，許多大學教授失去了這種認知，並選擇在麥卡錫時代中保持緘默，甚而在大眾意見的干擾之下，開始不再挺身出來捍衛學術自由，也不認為這樣是有其必要性。這一點可以從當時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在Cornell事件的作法上看出來。身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在立場上理應致力於捍衛學術自由，但它不但沒有這樣做，卻還反過來稱許黑人行動份子對教授權利的侵犯。而且這個全國性的組織在這事件當中，也沒有採取任何保護學術自由的動作。布魯姆認為，五〇年代有相當一部份教授仍保有思想自由的觀念，另一部份教授則是「新左派」；當前者失去信心之際，後者反而得到了信心，但是學術自由的強度則因而徹底的衰微。

第三個迷思是，一般人都認為六〇年代的學生具有高度的道德關懷，仿佛有著不同以往的創新價值。然而，布魯姆認為，即便是那些從當代民主思想所衍生而出的道德內涵，如：「民主、自由、平等和世界主義」等，雖然都是值得稱許的善行，但卻也都了無新意，因為這些都是傳統中既有的概念，唯一的新穎之處，就是缺乏思想，完全不須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要辯證。所以就從這一點來看，在道德上，六〇年代的革命並不具新意。

布魯姆最不满意的是，學生說自己的行為是自動自發根本是無恥之論，因為他認為，學生的所作所為，根本來自於「大學」這個寶庫。正因為學生不懂得他們的生存是憑藉著大學的資源，所以才對大學進行破壞，宣布大學破產，當然最後也使它真的破產。學生拋棄了美國的自由傳統，將建國之父詮釋為種族主義者，這是毀掉了原本用來詛咒奴隸制度與種族主義的工具。美國大學原本為良好的政治行為提供知識的激勵，但布魯姆懷疑當時的大學是否還在教授正義，來促使社會產生種族平等的運動。所以他說，讓六〇年代學生引以為傲的事情之一，反而是他們自己成了主要的犧牲品了。

布魯姆在這一章節中的核心觀點，主要是認為，六〇年代美國最盛行的思潮，像是科學主義、相對主義...等，正在把美國社會推向虛無主義的路線。人們開始不再關心自然權利，是非善惡的標準也開始模糊，美國立國的精神也逐漸被遺忘。在看似多元、開放浪潮的推波助瀾之下，已有部分的美國人其心靈卻與良好的生活絕緣，無緣再窺所謂的真、善、美的生活。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心靈正在走向封閉。同樣的危機也發生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中，大學生的心靈也開始走向封閉。年輕一輩的美國人，對偉大的經典已不再感興趣，他們也無心聆聽經典中的教誨，甚至追隨偉大的心靈。換句話說，價值多元主義、文化相對主義、事實與價值的分離等等的浪潮，這些看似熱鬧的大開放背後，其實正是大封閉。

布魯姆之所以會如此重視大學的定位，是因為他認為，在現代的民主社會當中，大學是最後的一處淨土，一處思想自由的淨

土，一旦大學完全社會化、民主化，那麼自由民主也會面臨困境。針對大學所面臨的種種難題與危機，布魯姆確曾提供一套整治的方案，也就是通識教育，而它主要的進行方式，就是引領學生閱讀經典，讓他們有機會得以與偉大的心靈進行交流，並從中領略知識的菁華、陶冶個人品格，使心靈得以向真、善、美的理念世界開放，或許在布魯姆的觀念上，這才是真正的開放。㉔

.....

讀書會相關資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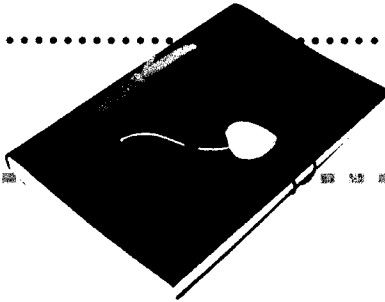
時間：每第二個星期六 2:00-5:00 pm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號
 台北科技大學 共同科館7樓702室
 (搭乘捷運者請由板南線於忠孝新生站下車)

目前研讀書目：Lewis, Harry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PublicAffairs, 2006.

網址：<http://140.115.103.89/studygroup/index.html>
 聯絡人：黃柏翰 0921-033462
 E-mail：92144004@cc.ncu.edu.tw

(有關讀書會的相關訊息、詳細的導讀內容或讀書會錄音檔案，皆歡迎讀者來函索取。)

.....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 Allan

Bloom對大學的批評

文／賴鼎銘 世新大學教務長

針對大學的批評

Bloom針對當時的大學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對於一個首度離家，追求博雅教育的年青人來說，一流大學的形象是什麼？

這句話的後面，其實是在提醒我們，當我們注視這個年青人，我們必須追問，如果要被稱為有教育的人，他應該學習什麼？我們也該思考，他有什麼潛能在大學必須被開發？我們要教給他什麼？這樣的關心其實是在深思全人教育與科學整合的問題。

有人認為應該讓學生自由地發展自己，不該威權地將我們的觀點強加給他們，Bloom認為這樣的想法是幼稚的；他說，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有大學？大學必須有所堅持，不願正面地思考博雅教育的內容，將會讓校外的粗魯文化在大學裡面開始滋長。

Bloom指出現在的大學無法為年青人提供獨特的樣貌。當前的大學正處於學科的民主主義中，想要發展什麼就發展什麼。Bloom認為這樣的發展是無政府主義，因為這顯現的是缺乏共同認可的規則，是缺乏願景的表徵。簡單來說，現在的大學已失去它的獨特性；公平終致造成無意及沒有能力追求卓越性，尤其在藝術、宗教及哲學這些學科。

因此，當學生進入大學，面對各種不同的

學科及課程，他發現自己不知所措。他找不到官方的指南，也沒有全校的共識，讓他了解自己該進修什麼。從學生及教授，他也找不到可參考的例子，讓他知道如何全面性地使用大學的資源。結果是，最好的選擇就是直接進入專業。Cornell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証；該校的六年制博士班學程，透過福特基金會的補助，目標就是針對已經「確定未來生涯」的高中生而設計的；Cornell只是透過鼓勵專業主義來壓抑學生對博雅教育的渴望。

Cornell計劃不敢道出的秘密，就是大學沒有足夠能力教育學生，沒有足夠能力留他們四年，甚或三年。如果焦點是生涯訓練，自然科學以外的學科，沒有那一種專業需要二年以上的訓練；其他的都是浪費時間。

針對通識教育的批評

Bloom接著批評，不少大學生沒有任何計劃或不問什麼問題，就胡亂選課，填滿四年的大學時間。而且，沒有什麼例外，這些課多半是不屬博雅教育、不探討人類重要議題的專業課程。這些偉大的大學，縱然可以分離原子，治療可怕的疾病，但卻不能發展出一套對大學生有所幫助的博雅課程。這是我們當代的悲哀。

Bloom指出，六〇年代，大家急著取消通識

■ 哈佛紅皮書介紹

去年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引起全球教育界的注意，哈佛的通識教育曾經有過更重大的改革，並且產生一本影響深遠的書，這就是本期開始介紹的系列讀書心得。

這本俗稱《紅皮書》的哈佛大學通識教育改革報告，產生於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產生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哈佛大學也在二戰將結束前思考戰後美國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儘管如此，這個報告卻對美國教育（不僅大學教育）做了全面的回顧與分析，同時提出新時代大學教育的深刻看法與主張。這些主張影響哈佛大學教育至今，也影響全世界高等教育。想瞭解美國高等教育的演變，特別要理解一所頂尖研究型大學為何要重視通識教育，這本書是必讀的。

—編者按

簡介《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文／但昭偉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導言

一九四三年春天，二戰方殷，哈佛大學校長James Bryant Conant (1893-1978) 指定哈佛大學文理學院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暨教育學院的一批教授，組成一個委員會，由當時的文理學院院長Paul H. Buck擔任主席，專就美國大學及中學裡的通識教育進行研究。

Conant在指定委員會成立時，特別提醒了三件事。一、中學裡的通識教育遠比大學裡的通識教育來得重要，這主要是上中學的人比讀大學的人來得多；二、假如受教者沒有機會持續地接受通識教育，教育的理想根本就不能落實；三、通識教育的目標並不新穎，但如何讓普及教育之下的受教者都能接

受通識教育，則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這個委員會雖然是哈佛大學的一個校內委員會，但其研議的主題卻不侷限於校內的問題；委員會成員的企圖心很大，他們想勾勒出一個能在全美教育系統中被接受的通識教育。換句話說，他們著眼的問題是：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究竟應該有什麼樣的通識教育？

十二位委員透過密集的聚會和廣徵眾議，在1945年完成Conant交負的任務，並在1946年出版了《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簡稱《哈佛報告書》(*Harvard Report*)。這本書一共分六章，分別是：

I.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教育現狀)

- II. Theory of General Education
 (通識教育的理論)
- III. Problems of Diversity
 (多元差異的問題)
- IV. Areas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Secondary Schools
 (中學裡的通識教育)
- V. General Education in Harvard College
 (哈佛學院的通識教育)
- VI. General Education in Community
 (社區中的通識教育)

Conant在這本書的導論中，特別提醒了讀者幾件事。第一，這本書的撰稿者雖然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但這本書理論與實務兼顧；第二，這本書的作者對於美國教育的認知有相當強的共識，所以委員會的報告不是妥協之下的產物，大學教授和教育實務工作者在這本書中，也充分展現了相互的了解；第三，這本書設定的讀者群有三類，分別是關切中學問題的教育工作者、關心大學的教育工作者、教育界以外的人士；第四，這本書首尾一貫，前幾章探討美國的中等教育問題，第五章則把重點放在Harvard大學，但前幾章與第五章不能分開來讀；第五，在這本書中，general education與liberal education是同義詞，但general education的涵義較廣，liberal education的涵義則過於籠統模糊，且這本書關心的不只是大學裡的教育，也關心中等教育，所以全書採用general education一詞。

美國教育—為什麼美國需要通識教育？

更具體的說，在《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這本書的第一章裡，作者所要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需要通識教育？

這本書的作者群分別從中學及大學的改變，來說明通識教育的急迫性及必要性。先從中學的改變談起。

美國的教育在19世紀中先有普及的小學教育在各州成立，到19世紀末，各州均有免費的公立學校教育，許多州也有免費的中等教育。在一次大戰後，義務教育延到16歲，學校的成立在這些階段中有如雨後春筍。以1870與1940相較，1870至1940年，美國人口數增加了3倍，但中學生的人數卻增加了約90倍，大學生的人數也增加了30倍。除了學生數的急遽增加，中學的基本性質也有轉變。在1870年時，四分之三的高中生會繼續就讀，高中在基本上就是大學的預科，中學生的同質性因此很高，中學裡的課程也相當單純，著眼的就是為大學而準備。但在1940年時，隨著中學數目大量的增加，中學的基本性質和在美國社會裡所扮演的功能有了根本的改變。以往四分之三的中學生會進到大學，但在1940年左右，四分之三的中學生卻會轉而就業，高中原本是大學的預科，但現在卻轉而為就業準備的機構。這種情況產生的問題是：準備就業學生的興趣顯然的和準備就學的學生不同，這兩類學生的興趣如何能夠在中學裡獲得協調？在對美國社會的了解上，這兩類學生是否能有共識？

由於中學已然成為義務教育的性質，學校中的學生素質必然不齊，學校的任務於是變得較前艱難。學校必須滿足各種不同學生的需求，理想的學校一方面必須要滿足聰明才智不等的學生，另一方面也需要培養學生的同儕精神(fellow feeling)。學校中的學生素質一旦呈現顯著的差異，學校的課程也就需要相對的調整，結果就是學校課程中的科目數增加，以往課程的單純性（即為大學作準備）不保。

中學裡學科數目的增加，不僅是為了讓學

生培養就業的技能，更有教育上的理由，也就是針對學生的需要、興趣、經驗及特殊生活條件，多樣的學校課程要比傳統的課程內容要適切，弱勢學生也比較能從多樣的課程內容中獲益。

因應學校課程的膨脹，美國中學生的選課制度也與歐洲不同。這個制度叫做學科制（course-unit system）。大型的中學通常有幾類型的學科，如職業科、商業科、通識科、大學預科及自然科學科，學生可就其中選擇。除了通識科的內容較廣泛，學生有比較大的選修空間，其他的學科領域都有固定的科目要學生修習。這個制度類似大學裡的主修、副修制，凡選擇某一學科領域為主修者，就需在該領域中選擇相關科目研修。在這種制度下，每一個中學裡，又可分為許多個部門，而各部門之間又彼此獨立，有相當的隔閡。

學科制有它的優點，這制度是課程內容大增之後的自然結果；為適應不同學生的背景，這種制度也有其價值。但這制度也有兩個缺失：第一，由於學生可以有不同的學科選擇，所以學生之間的想法和世界觀就會有隔閡；第二，由於個別學生可以依其興趣選擇要修習的學科，使得學生學習的內容也會趨於零散，失去其統整性。

中學數目的遽增對中學教育的影響很大，但對中學教育有同樣影響的是美國社會的急速變遷。從20世紀初到1940年，美國人口往都市集中，由於交通的便利，形成都會區，都會區人口佔了全國的一半。伴隨著都市化的是工業化，工業化是全國的現象，即便是農民的生活也受到工業化的影響。美國社會基本性質的轉變當然對教育會造成影響，但這影響可分兩部分，一是對都市地區教育的影響，一是對鄉下地區教育的影響。由於美國的教育屬於各州的職權，在各州貧富不等

的情況下，都市化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州，比較有財力來辦教育；相對的，農業地區和人口較少的地方，因財力不豐，在教育上的投資也就較少。在富庶的州或城市，教師的待遇及學生能獲得的教育投資都比貧窮的地區來得好。再加上農業州的人口出生率較高，中小學的學生數與成人數的比率相對較工業州為高，更惡化了因財富不等而帶來的影響。

鄉村中學的同質性較高，但城市裡的中學則不然。城市裡的中學又可分為幾種類型。一是大型的城中區學校，學生人數超過2,000人，家庭背景是勞工階級，班級人數平均40位，師生關係較疏離，學校的開放也有時間限制。這樣的學校提供許多職業訓練課程，學生在14、15歲時就要從諸多訓練課程中決定一項，只有十分之一的學生會繼續就學。第二種學校座落在工業區裡，這種學校和上述第一類相似，只不過規模小一些，學校更窮一些，教學狀況差些，學校氣氛也比較緊張，學生通常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移民，大部分的學生不會繼續求學。第三類學校是城市郊區學校，這類學校中的班級人數少些，老師的待遇較優，家長熱衷學校事務，學生的活動多、凝聚力強，半數的學生會進到大學或其他進修機構。第四類學校包括私立學校和富庶小鎮的主要中學（尤以中西部各州為然），這類學校大致像上述第三類學校，但更極端一些，私立學校學生家長背景很突出，幾乎所有的學生會進大學，小鎮的主要中學在學業上也許比不上私立學校或城市裡的郊區學校，但有相當比率的學生會接受高等教育，畢業生成為名人的也很多。

在美國中學種類異質化的情況下，美國中學生的教育經驗也愈區分歧，這對擔心社會分裂的有識之士而言，這種現象亟待解決。

和中學教育的急速改變一樣，美國大學也

有類似的情形。前已提及，美國在幾十年間（1870-1940年），高等教育就急速擴張了三十倍。college一詞，在美國原指四年制的文理學院（liberal college），但在高等教育擴張下，許多高等教育機構也紛紛以college的名稱出現，如agricultural college（農業學院），business college（商業學院），engineering college（工程學院），teachers' college（師範學院）。此外，在芝加哥大學裡，college指的是高中的後兩年及大學的前兩年；在junior college（五專）中，後兩年才稱之為college。即使是所謂的七百個左右的liberal college，各個college的水準及教育內容也有不同；和大學有密切關係的college與獨立運作的college在精神上也往往大異其趣（前者的專精程度較高）。除此之外，頂著college之名的，還有由政府支持的city college及組成州立大學的下屬機構。由此來看，高等教育機構的種類繁多，其林林總總的多樣性也不輸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差異性也不只是表現在整個高等教育的系統。各個高等教育機構的內部本身也有逐漸失去共同基礎的危機。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有二：一是大學的選修制和主修制，造成學生逐漸失去共同知識的基礎；另一則是民主社會中，大多數的個人必須為自己的前途找出路（富有的世襲家族並不多），致使大學成為職業準備的教育，學生為了自己的前途著想，於是紛紛把精力放在能就業的學科上。

因應美國中學教育及大學教育分殊性越來越強的趨勢，美國社會應該如何自處？《哈佛報告書》的作者於是認為，民主社會在一方面保障了社會的多元及個人的特殊性，但一方面卻也需要共同的標準和價值來維繫民主社會的基本特性。由於民主社會容忍分歧，所以維繫社會整體運作的力量應格外的

受到重視。中學生畢業後各奔東西，乃至學校中針對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不同課程內容的作法，都會導致民主社會中的分歧。面對民主社會中的分裂力量，通識教育就是提供社會能整體運作的奧援。通識教育要做的大致有兩件事。一是水平的，也就是讓同年齡的學生共享相同的經驗和價值；另一是垂直的，也就是讓不同年齡的人能享有共同的經驗和價值標準。為了避免社會的分裂，美國教育勢必找到一個回應之道。《哈佛報告書》所提供的解決之道就是「通識教育」；希望透過通識教育，讓社會中的每一代成員都能取得共識（a settled outlook）。

在這種設定下，不僅中等教育需要有一套通識教育來統整分殊性愈來愈強的中等學校，高等教育中也應有一套通識教育，以便來維持高等教育中的一致性和統整性。只有在某種共通的基礎下，各個高等教育機構才可以來追求自己的特殊性。

結語

讀到這裡，必須提醒《通識在線》讀者的有幾點。第一，在《哈佛報告書》中，「通識教育」著眼的是維繫暨促成社會成員的共識，培養「通博的個人」或「橫跨人文與科學的人」似乎是次要的關懷；這是因為民主社會容忍差異與多元，但差異與多元容易形成社會的分裂，故為防止民主社會的分裂，在教育上宜有促成社會共識的作法，照《哈佛報告書》來看，這避免社會分裂的良方就正是通識教育。第二，《哈佛報告書》中所關心的不僅是大學中的通識教育，更是中學裡的通識教育，在這部分的著墨也很多；在台灣，關心通識教育的人似乎都把重心放在高等教育上，這些高瞻遠矚之士是不是也可以約略「分心」一下、花些時間在中學的課程及教學上？◎

哈佛紅皮書的通識理念

文／賴鼎銘 世新大學校長

傳統與變革

本章旨在探討美國教育哲學，特別是博雅教育的部分。

哈佛紅皮書指出，教育的急迫需求，是在尋找整合的目的與理想。一個世紀以前，這個目的是訓練基督教公民；這種學生以數學形塑邏輯能力，以希臘及拉丁的古典作品形塑品味，修辭學形塑演說能力，以基督教倫理形塑理念。

但到了現代，整合性已慢慢消失，尤其社會立以為基的共同基礎的被摧毀最為可惜。這個共同基礎就是傳統的感覺；傳統不能只是緬懷，而是以古照今。

哈佛紅皮書強調，在當代民主社會的教育，傳統還是很重要。想知道當代民主，至少必須了解傑佛遜當年的理念。無論如何，人類文化靠教育傳承，我們是有機過程的一部分，它不只是美國而且是西方演化的結果。我們的判斷標準、生活方式、政府形式，都是這種演化的表徵，而且持續影響我們。

哈佛紅皮書認為，宗教教育、經典教育及當代民主的教育，三者的目的，都是在強化我們所傳承、調適與流逝的人與社會的理念的信仰。這種理念，例如人的尊嚴，在西方傳統的重要概念中，意涵人是自由的、不是奴隸、不是工具、本

身就是目的。

除傳統的重視外，美國也奉行詹姆士與杜威的科學態度與實用主義。這種尊重事實與變革的想法，明顯與傳統有所衝突；但世界在改變，我們需要新的心靈素質。無疑的，西方現代心靈的特色就是經驗主義、觀察的熱情，這些更造成科學的起源與成長。

哈佛紅皮書指出，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在協調傳統來的模式與方向，及科學來的經驗與創新。但教育不能只是全部靠向傳統或是經驗，也不能認為僅是理念就足夠，也不能只依靠工具而不顧理念，它必須同時兼顧傳統與經驗，理念與工具，而且在認同中進行改變。因此，傳統的軸心原則就是沒有任何理念是最後的；任何一代，任何個人，都應該發覺它的新形式。

通識與專業教育

哈佛紅皮書指出，教育可大致分為通識與專業教育，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有點模糊，但它並不是一般性的空泛教育，也不是無所不教的教育，而是學生教育中，讓他的生活可以培養成負責任的人類與公民的部份；專業教育則是讓他具備行業競爭力的部份。

這二種教育不能完全分開，如果想像任一種教育能很明確的區隔於另一種，也是錯誤的。

通識教育比較像在高中及學院中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從「讓人自由」的字根意義來看，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與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一樣的。

哈佛紅皮書點出，對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向來不缺反對的聲音。第一個反對，與其歷史因素有關。博雅教育來自雅典的奴隸社會，分成自由人與奴隸，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奴隸從事繁瑣的特別行業工作，自由人關心的只是公民的權益與責任。前者的訓練是行業的，後者則是統治與休閒階級，教育內涵是文理的，不涉及任何實用部份；這是一種自由民的教育，形塑美好生活（good life）的追求，不強調專門性的行業；目的是涵養一個了解自己，與在社會與宇宙中的地位的全人。

現代民主社會因為反對蓄奴，因而發展出對貴族社會結構與博雅教育的反對。民主社會認為不只少數人而是所有人都必須自由，由此每一個人都能主宰自己的生命，及分享社區管理的責任。因此，所有人都必須接受全人的教育，當代民主社會的重責，在保存博雅教育的古代理想並擴及社群的所有份子。

對通識的第二個反對來自於專業主義。一個由專家控制的社會，不是一個智慧秩序的社會，我們當然不能去專業主義，問題則在於如何在專業社會中拯救通識及其價值。

哈佛紅皮書指出，總結來說，教育的目標，是在培養個人，成為下列的專家：一個具備特殊行業能力，加上自由人及公民所需的一般知識。沒有人可以變成所有領域的專家，我們必須信任其他專家的判斷，也因此我們必須有能力判斷誰是蒙古大夫、誰是專家，通識教育就是在培養我們這種廣泛的判斷能力。通識教育在民主社會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必須讓一般人能分辨好壞，不被外表欺騙，選出有智慧的候選人。

一方面，人與社會的理想來自過去，一方面必須抱著沒有一個理念是完善的，必須在新知識

的光輝中，不斷接受質疑與挑戰。專業主義就是後者，它蘊育開放的及調查的胸襟，這些正是改變的泉源。

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區別在方法與形式，文學可以因為技術性的研究發展出語言學，繪畫也能變成專門史。科學方法可以達到精確，但因此衍生的專業主義，却無法提供探究相關性的洞察力。哈佛紅皮書質疑，大學的專業化，讓學生選課時常會不知所措，更讓每一科學的基礎課都變成很專門。這些基礎課變成只為了訓練進階的專家課，而不是為了通識教育的一般課。

大部份人認為通識教育是不用連貫的，修那一門課都無所謂。但哈佛紅皮書認為，通識教育是一個整體，有其主導思想及共同目標，因此必須放棄所有學科對通識教育都一樣重要的概念，至少要放掉分散選修，免得造成自由的濫選。

哈佛紅皮書指出，我們必須區隔「教育的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教育」，前者基於個人主義的信條，允許學生自由選課，後者則堅持有其方向，相信有不能忽略的真理，讓人生更具智慧及有用。這些真理關乎美好生活的結構，及達到的事實情況，這些是自由社會的目標。

通識教育的問題是在整合確定的目標與多元的應用，如果有人認為可以為所有高中及大學提供統一的通識教育，哈佛紅皮書認為那簡直是在作夢。理想的做法是針對不同群體，調整通識教育的內容，甚至將精神帶入專業教育，這種調整的目的在滿足不論學習快或慢，書呆或非書呆等學生的需求。不管形式如何，卻又必須將自由社會所依賴的共同知識及共同價值再現出來。

知識的領域

哈佛紅皮書接著追問：我們的社會中完整與負責的生活所需的特質是什麼？培育這些特質的知識元素又是那些？

先談知識的元素—三大領域：自然科學在了

解我們的自然環境，讓我們可以營造與它的恰當關係。社會科學在了解我們的社會環境及人類創造出來的機構，讓學生與社會塑造恰當的關係。人文學幫助人了解與自己的關係，亦即內在的抱負（aspiration）與理念。

這種分類會讓人產生一些錯誤的認識，例如心理學屬於自然科學，但卻談及人性的本質；更嚴重的問題，更讓人以為教育只是在熟悉某些東西，甚或吸取資訊，但資訊其實是缺乏活力的知識（inert knowledge）。

但比較好的思考方式則是由知識的方法來看這三大領域，自然科學描述、分析、解釋；人文學評估、判斷、批評一個論述。前者判斷真或假，後者區辨好或壞。

自然科學一向不做價值判斷，只重視物理真實的殘酷事實，邏輯與數學幫他們達到抽象的勝利。人文學展現的是價值領域，以文學為例，學生接觸的是生活的不同方式，不管是悲慘的及英雄的外表，或是荒謬的。技術可用來研究自然現象卻無法洞察價值，我們可以測量物理，但無法測量理念。

科學方法與社會科學及人文學有所不同，前者容易有共識，因為標準較一致。但後二者卻缺乏這種共識，常常是學派與學院的百花齊放，這要歸因於缺乏真理的確實標準。在科學，思想是進步的，後期發展修正前期的真理，但哲學及藝術則很難比較古今的進步。學習的所有領域就像一道光譜，思想的各異方式結合在一起，到了極致變成純化的形式。

心靈特質

哈佛紅皮書指出，考試一到，學生常常記不到所學的75%，如果是這樣，畢業後還剩多少？畢業5年後呢？或畢業後25年，同學會時他又記得多少？

哈佛紅皮書認為，教育不只是知識

的傳授，而是年輕人心靈態度及視野（attribute）的陶冶！教育除了探討知識的本質，也在培育社會的公民，後者涉及形塑心靈特質的思考；這些心靈特質包括有效思考的能力、溝通的能力、相關判斷的能力，及價值分辨的能力。

一、有效思考的能力

哈佛紅皮書指出，有效思考的能力，可以包括下列幾個面向：

- （一）從前提得出紮實結論與邏輯思考的能力：並非專家知識，也非一門邏輯課，而是在實際情況中實踐邏輯的能力，例如選擇一個職業，投票給誰，買那一間房子及選老婆等。
- （二）從特殊個案抽繹出普世真理的能力：從特殊求一般，也是一種掌握相關分析的能力，是一種排除不相關找出相關因素的銳利眼光。
- （三）廣泛的心靈能力：對名詞與觀念的掌握；知其所知，不知不裝知；不錯認意見為知識。
- （四）如何在複雜及混沌的情況下，做出決策的情境思考。
- （五）想像力：閱讀的想像、音樂的想像。實務面來說，想像力讓我們跳脫習性與例行事務，從無疑中有疑，尋找新的替代方案，這是藝術家、發明家的本事。

有效思考的能力與三大領域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邏輯與自然科學有關，相關分析連結社會科學，想像力則是人文學的領域。

二、溝通能力

哈佛紅皮書認為，溝通能力是一種表達自己並被人理解的能力。為此，人必須有觀念，接下來有技巧，更需要誠實的意圖，而不是欺騙的心。不只說也要聽，因為涉及口語與書寫，因此溝通涉及聽、說、讀、寫四

種能力。哈佛紅皮書特別強調，一個極權政體可用武力鎮壓，但民主社會則靠說服。

有效的溝通，包括清晰的思考（clear thinking）、振振有詞的表達（cogent expression）、正直及坦白（candor）。哈佛紅皮書指出，對話因技術人員化而流失，因為我們一直在「做」事情：例如開車，玩橋牌。哈佛紅皮書要我們不要輕視對話，餐會也可以發掘重要的真理。對話的有用，是因為他以最自然的方式將人結合進社會。

三、相關判斷的能力

哈佛紅皮書指出，相關判斷是一種將思考與經驗結合的能力。抽象知識不能讓人打好球，一門詩學的課，無法讓學生變成好詩人，普世公式無法提升技能，如何將公式用在新的情境才是教育的目標。抽象除非與經驗連結，否則本身並無意義。成年人重讀偉大作品，才知道年輕讀的時候錯失的地方。先工作再讀書的好處可以明顯看得出來；成熟的學生，帶著豐富的經驗，很容易就能理解偉大作品的想法。

教育必須讓年青人在就學期間就能分辨抽象與事實的不同，而且必須學習如何自思考轉為行動。理論的內容無法培養相關判斷，作為一種藝術，這種能力來自實踐及習慣，但教師可以將理論融入學生的生活，在教室中模擬生活的情境。

四、價值分辨的能力

哈佛紅皮書認為，價值的分辨涉及選擇，不只知曉不同的價值及其關係，尤其目的與工具間的相互依賴。價值可分為下列幾種：

- （一）個性，如公平競爭、勇氣及自我控制等。
- （二）學術價值，如熱愛真理，及對不同事業的尊重。
- （三）美學價值，如品味及美的鑑賞，後者不只限於藝廊、博物館的收藏之美，

更擴及於日常環境之美的營造。

除此之外，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價值知識而已，更重要的是對價值的認同與投入，亦即在人的行動、感覺及思想中將理念具體化。有教育的群體是一群具備理念及信仰的人。行動及道德的分離，將只培養出只為了個人勝利而辯，而非為真理而辯的年青人。

價值的區分須透過三大領域的學習來培養。如人文學培養道德及美學價值，自然科學培養抽象能力。社會科學，尤其歷史學家，不能只將人類歷史及機構當作事實來教，而是不同時期，美好生活的具體化。

The Good Man and the Citizen

哈佛紅皮書總結，通識教育的目的是在培養有效思考、溝通、相關判斷及價值分辨的能力，溝通是文學及科學的基礎，有效思考是所有演說包括數學的核心，價值分辨更涉及廣泛的應用範圍，最後將所學用於經驗及實務。

人類的個性不能分裂成不同的部份及特質，教育就是要關照全人、好人、好公民及有用的人。好人具備內在的完整性及果敢。通識在塑造全人，不只包括本能、感受，更包括思想。但哈佛紅皮書提醒，有二種危險必須注意：

- （一）太強調智性會引導出書蟲，及只是操弄概念的人，所以不要太強調有效思考及相關判斷。
- （二）智性並不包括人性的所有潛能，人不只是思考的機器，人也有其感受、驅力及意志力。

哈佛紅皮書非常強調，教育的結果是行動中的智性，一種行動的理性導引。強調動力及競爭，而缺乏智性的引導，也不是好人的特性。©